

远近丛书

# 美丑

Dominique Fernánde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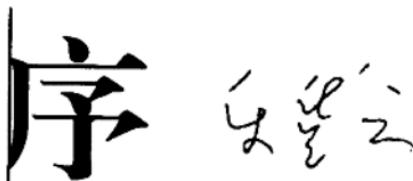
多米尼克·费尔南代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法国 Desclée de Brouwer 出版社

中国古话说“人之不同，各如其面”。朝夕相处的人尚且各不相同，何况远隔重洋，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呢？事实上，就是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和眼光来看，也全然不同；中国古代诗人苏轼（1037—1101）早就说过：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封闭的自我是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的；一个封闭的民族也不可能真正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从而得到发展。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就是说，只有



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东西，才能取长补短，产生新的事物，而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则只能永远停留于原有的状态，不可能继续发展。因此，孔子一贯强调必须尊重不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智慧的人总是最善于使不同的因素和谐相处，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各自的特点，使之成为可以互相促进的有益的资源，这就是“和”。

要保持独特之处，就必须从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而不是从已经形成的概念、体系出发。中国古人认为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时间里，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与周围的环境构成一种“情景”，这种“情景”随个人的心情，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周围景物的变化而变化。没有作为主体的人的体验，外在的一切就不能构成意义。中国著名的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提倡“心外无物”。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指着谷中花树问他：“此花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中亦何相关？”王阳明说：“你未见此花树时，此花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内在的“情”与外在的“景”相触相生，就产生了

独特的生活体验，构成了人的存在。

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动机就是想突出不同文化环境中个人的体验和差异，并期待在这一过程中，遥远的地域环境、悠久的历史进程、迥异的文化氛围都会从这些体验和差异中由内而外地弥漫开来，相互点染。中国和法国远隔重洋，但两国的文化都被公认为是历史悠久、富有情趣、各具特色的。因此，我们首先选择中国和法国作为“远”“近”的两端，进行跨洲际、跨文化的普通人的对话。每一本书由一位中国作者和一位法国作者就同一主题同时撰写，试图把两个全然不同的普通人的生活体验联结在一起，达到互相参照和沟通的目的，这种设计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法国都是第一次。令人高兴的是这一设计在中国和法国都引发了许多年轻人，一如年长者的兴趣。以后的各辑将会陆续出版。

另外，我们也希望这是一套供你欣赏，能为你提供美好心情的小书，因此文笔力求亲切活泼，版式也力求精巧玲珑，以便你在车上、船上、临睡时、等待时都可以得到阅读的愉悦。孔子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孔子赞美的超越于功利的纯美的

享受，也正是我们所想奉献给你的。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和中国上海文化出版社的支持，没有他们，这个致力于普通人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了解的、面向未来的“创举”就不会有实现的可能。

序



# Zhu Cun 朱 存 明

1956 年生。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汉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现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

1982 年以来，发表论文 60 余篇。著作有《灵感思维与原始文化》(1995 年)、《中国的丑怪》(1996 年)、《审美文化新论》(1998 年与人合作)、《情感与启蒙——20 世纪中国美学精神》(2000 年)等。

M i n g





- 1 与丑结缘 —— 13
- 2 怪异的神灵 —— 21
- 3 怪诞与审美 —— 29
- 4 谈美说丑 —— 37
- 5 彩绘的历史 —— 43
- 6 “铸鼎象物”的功能 —— 53
- 7 拆半表现与丑怪 —— 63
- 8 增肢与减肢怪 —— 69

我年轻时喜欢绘画，成年后得以在高校讲授美学。追求美、发现美是我的职业，也成了我生命的组成部分。

到哪儿去寻找美呢？在天空、陆地，在城镇、村落；在文化艺术中，在朝霞暮色里；徜徉于野山峻岭，徘徊于江河湖泽；穿过时间的隧道，跨越历史的时空；去检索浩瀚的典籍，去采集朴野的民风……但在美中，我也看到丑。

我为中国的青铜器而自豪，我认为那是世界最美的艺术，但仔细观察，上面却装饰着狞厉的怪物，令人恐惧。步入寺庙，本来是向神祈祷，神是美丽的，但触目的往往是各路妖魔鬼怪。荒漠中开放的鲜花最美，但却离不开贫瘠的大地。我慢慢懂得没有丑，世界上也就没有美。美与丑是有缘的，它们结伴而行；美与丑是相连的，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美与丑是相对的，它们相互转换。那些追求美的人，决不能放弃丑。在生活实践中，在文化艺术里，丑和美同样具有巨大的魅力。

人们苦苦追求美，丑却不如期而遇。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文化中存在

着大量优美、壮美的事物，但也不乏丑的奇特。丑，使人好奇，令人惊叹，让人深被吸引；审丑本身充满情趣，考察中国人的审丑规则是很有意义的。



YUCHOUJIEYUAN

J I E  
I

与 丑 结 缘

我对艺术的感受，不是从美开始的，而是从丑产生的。

我出生在苏北历史文化名城徐州市。这里古代称为彭城，是彭祖（相传彭祖活了800岁）的封地，也是汉高祖刘邦的故里，楚汉相争的古战场，汉代的文化遗存随处可见。但，从小这一切都未进入我的视野。我兄弟四人，我排行老三。童年时代，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我们家抬不起头来，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接触艺术。在我的记忆里，惟一的一次看戏也没留下什么美好的印象。

古城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是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故黄河、京杭运河穿城而过。这里不仅历史上战争不断，而且自然灾害也十分频繁，历史上就有过几次洪水漫城的大灾害。大文豪苏轼（1037—1101）在徐州当太守的时候，黄河曾决堤，夺泗入淮，水涌彭城，苏轼带领百姓奋力抗灾，用黄土挡住了洪水。水退以后，苏轼为纪念抗洪斗争，在大堤上建一楼，因建在黄土大堤上，故取名“黄楼”。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九月九日，苏轼为祝贺黄楼落成举行了典礼，邀请了三十多位名士、诗人奏乐欢宴，勒石纪念。

从此，徐州便有了黄楼这一繁华去处，历代虽经变故，  
黄楼屡毁屡建，至今仍不失当年的风采。

小时候，我家就住在古城墙外黄楼下，故黄河畔的河堤上。离我们家不远有一个戏院。大约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父母带我到戏院里看戏，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在戏院的后排。现在回忆起来，演的什么戏曲已茫然无知，但有的镜头则记忆犹新。只见穿红着绿的演员，满头怪异的装饰出现在戏台上，大概是一个武旦，在台上耍枪弄棒。过一会又上来一个演员，脸上画得黑糊糊的，显得怪异非常，那时觉得怪吓人的，又觉得十分好笑。我想，这大概是上演的一场京剧，人物是画着脸谱的。中国京剧的脸谱艺术，是为了表现人物性格，使其类型化、模式化、象征化。不知这种脸谱是否起源于民间的傩戏艺术。对现代的年轻人来讲，许多人喜欢的是快节奏的迪斯科，轻松愉快的流行歌曲，京剧的脸谱艺术，不免显得怪诞和滑稽，但在怪异之外，又表现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年龄大些后，渐渐喜欢上了京剧，但对京剧的脸谱，总还是有种异样的感觉。

在中国的传统戏曲中，有“小丑”这一角色，明代人徐渭（文长）（1521—1593）《南词叙录》说：“以墨粉涂

面，其形甚丑”，故名。宋元时代，中国的南方如温州、杭州一带商业经济逐渐发达，市民商人需要娱乐，便出现了南戏的艺术形式。小丑就出现在这种戏曲中。由于化装时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俗间又称为“小花脸”。由于扮演的角色不同，又有文丑和武丑之分。在传统剧目中，丑角扮演的人物种类繁多，有的是语言幽默、行动滑稽、心地善良的人物。也有奸诈刁恶、怪吝卑鄙的人物。还有下层的小人物，如酒保、樵夫、渔翁等。

16

舞台小社会，人生大舞台。实际上，中国的戏剧，就是浓缩了的中国社会。戏剧中丑角的插科打诨，正是中国人生活中美丑观的表现。生活并不都是美好的，丑往往夹杂其中。人也不都是美好的，各种丑角在人生的舞台上也要表演一番。台下的看客在欣赏戏曲，实际上也是在体验人生。丑表现了一种多面性，有时以幽默滑稽的形式表现了人生的无奈，把人生的悲剧性，化作了轻松的一笑。有时那些丑恶的人物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但却以自炫为美的形式出现，因此就给人以丑怪的滑稽，使人发笑，在笑声中剥去了丑恶的画皮，暴露了真实的面目。中国传统的戏曲，就具有这种